

◎ 乡情

朱亭印象

曾立力

小时候,总觉得朱亭很大、很大,淦田很小。京广线上奔驰的列车,朱亭停直快列车,淦田只停慢车。

我们那地方离朱亭15里,离淦田街上约10里。人们需要赶场去买点什么,几两旱烟叶、两斤干辣椒、一副扁担索子、几把秧秧……宁可舍近求远都要到朱亭去赶场,极少去淦田,好像只有到朱亭才能买齐。而卖东西的人呢?也要挑到朱亭去卖,卖个好价钱。

逢到朱亭赶场,那真是人山人海,人头攒动。老街上挤满了人,比肩接踵,水泄不通。靠江边的下河街,因地势低经常被洪水淹没。涨水时人们并不惊慌,涨一点,卖家把商品往高处挪一点,买家则挽起裤脚在水中蹒跚踱去,至今印象深刻。

端午节看划龙舟,朱亭河里的龙舟也比淦田多,人更多,热闹好看。我随堂姐曾去看过一回。堂姐为此可是做足了功夫,利用早晚上学之余,到石灰窑上挑了个多月的土,积攒下钱扯上几尺布,做了件的确良的红衬衣。看龙舟时不知怎么两人就走了,我也找不着,直到下午4时许,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才碰面。

朱亭古称浦湾,三国时就有了。朱熹在此讲过学,杜甫登临浣洲有遗篇……朱亭有很多故事,在老辈人的口中流传。尤其是朱张桥、祖师殿、拴马樟和龙潭书院,说得最多。我们那许多有文化的人,大都在龙潭书院读过书,老家与我们只有一河之隔的书画家李立也是。据说在台湾还有个龙潭书院同学会,影响深远。

然而,我们那时最喜欢听的是打仗的故事。狮

子岭、天子山、长岭坳一线,背靠凤凰山,濒临湘江,扼守着朱亭古镇与粤汉铁路的咽喉要冲,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民国初期的南北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此都曾有过战斗。

1944年盛夏,滇军58军余部由江西经醴陵泗汾入株洲途中,曾在此打过一仗。全歼了驻扎在镇上的一个小队日军,并活捉了几名日本鬼子。俘虏赖着不走,士兵们便将其手脚缚住,用根竹竿从中穿过,两个人抬一个,如抬猪样抬着在朱亭街上游街示众。由于没重武器,强攻伤亡过大,58军将驻守在天子山上的一个日军中队围困了一个多月。为朱亭、淦田两地百姓抢救田里的水稻赢得了宝贵时间。

当年魔敌急,半山腰上的环形工事依稀可见。山风呼啸,林涛声声,仿佛仍在叙说着当年的战事。

20世纪70年代,朱亭的人工造林最是著名。上过人民日报,许多政要、新闻记者纷至沓来,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几度莅临考察,人工林海之乡,万人大会战,蜚声海内外。

如今登高一眼望去,十里林海蔚为壮观,叹为观止。

进入80年代,随着朱亭棉织厂、铁合金厂的相继倒闭,人口向城市迁徙集聚,朱亭的繁华,逐渐消退。这期间我去水口村的表姨家吃酒,匆匆来过一趟。望着冷清清的街道,寥寥无几的行人,心中

无以名状的失落,为老街的没落而失落。

时隔多年,来朱亭采风。从山上走到山下,从街头走到街尾,走走停停,方对朱亭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朱亭不只有险要的地势、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许许多多的历史遗迹人文景观,大都保存完好,有的正在保护修缮中。政府加大投入,深度挖掘千年古镇的脉络传承与历史风貌。

青山翠竹,湘江环绕,山下的浦湾村一派欣欣向荣。

扶贫要有恒心,脱贫要靠产业。只有村民得到了实惠,腰包鼓起来,方能持久。浦湾村积极引进龙头企业,流转村民土地,着力打造蓝莓、黄桃、桔子各1000亩的鲜果小镇。成立各类养殖专业合作社,建立苗木花卉基地,高效现代农业种植基地。修通人工林海观光环道,大力发展旅游休闲农业……我们一路走来,仔细观摩,均已颇具规模,可见成效,前景一片辉煌。

今天的浦湾村,是朱亭镇乃至新时代神州大地上千万个魅力乡村中的一个缩影。放眼美丽乡村,只有村民富村庄美了,迎老乡回家乡,就会人流带动物流,带来资金流,带来人气,带来繁荣……

抬眼望去,朱亭古镇的繁华与兴旺还会远吗?

◎ 神农风

七绝·岁寒三友(组诗)

侯仁祥

松

叶翠枝繁身健壮,风吹雨打总如常。
霜凌雪辱依然傲,意志同钢万世扬!

竹

破土而生奔向阳,英雄气节好心田。
狂风暴雨何须惧,不畏严寒意志坚。

梅

寒冬腊月雪花飘,满树冰条百卉凋。
唯有红梅纷斗艳,一身傲骨撼云霄。

◎ 小小说

一句话的幸福

谭圣林

每个周末,钟团都要开车把女儿送到市里的学校去。女儿读完初中上高中,考上省外重点大学后,一到开学或返校,他都会帮女儿拖着行李箱,送到高铁站站台上。目送女儿挥手的身影渐行渐远,钟团内心总会微微一颤。

18年前,钟团的女儿出生后,检查发现心脏移位,县里的医院无能为力。夫妻俩连夜带着女儿,赶到市医院手术治疗。

钟团跟着医生后面来回转圈,掐着手指,绷着神经忐忑了个把月。所幸,经过省市医院几位教授联合会诊后,优化了治疗方案,手术有惊无险,女儿心脏位置恢复正常。夫妻俩悬着的心也平复正常,如释重负。虽然付出了十几万元的医药费,但女儿能够平安过关,这比什么都更要紧。

办完出院手续,抱着女儿准备离开病房时,查完房的主任医生回头看了一眼,对钟团说:“我们医院最近添置了一台进口新仪器,可以对小孩的身体各项指标进行量化检测。一个月后,你可以带小孩来测试一下。”

钟团记住了主任医生的话,如期带着女儿返回医院检测身体。60分为合格,可女儿经过几遍检测,结果都是59分。

带着为何差1分不合格的疑问,钟团抱着女儿做了个全面检查,结果发现,女儿头部居然长着一个小红肿块。

消除隐患,当然是宜快宜早。再次手术,清除异物,女儿康复出院。医生说,如果钟团这次大意了,未带女儿来检测并及时发现病灶,就会错过最佳治愈时机,随着肿块变大恶化,女儿就会成为一个脑瘫儿。

钟团靠在走廊的墙上,长长地吁了口气。

现实中,只要有一个脑瘫儿出现,整个家庭就将被套上沉重的枷锁,做父母的精气神,就将在孩子异常的伤痕里一点点消耗,有的甚至几近崩溃,就算自己能量再强大,家庭收入再富足,也难以重拾温馨。而钟团和女儿以及他的小家庭,幸运地化解了这个高风险点。女儿顺利成长,如今已经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自己行走职场,事业也顺风顺水。

就是当初主任医生一句几乎不经意的提醒,校正了一个家庭向前行驶的方向盘。

想想,有点后怕。想想,又很幸福。

母亲的“桃花源”

陈朝阳

我猜想,只要稍有文学常识且有一点浪漫情怀的国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永恒的桃花源。

母亲读书不多,识字也少,在她的认知里从来没听说过“桃花源”三个字,但我执着地认为在母亲心里也住着一个桃花源。

母亲是一个农民,在稻田里细细深耕了大半辈子,时光把她青春挺直的身躯变成与稻穗一样弯曲的模样。母亲不种田后,就一门心思侍弄她的菜园子。春夏秋冬,母亲的菜园子永远是生机盎然、绿意葱茏,仿佛是一首首平仄有致的唐诗宋词。

春天的菜园里,韭菜吐出新芽,菠菜调皮撇嘴,黄瓜秧争先分叶,豆角苗破土而出,畦畦蔬菜朝气蓬勃。淡紫色的豌豆花在暖阳照耀下宛若一只只振翅欲飞的蝴蝶,在微风轻拂中又如一帘流动不息的瀑布。菜地里,到处泛着绿茵茵的翠色,青菜、卷心菜、韭菜、菠菜,一派赏心悦目的面貌。绿色氤氲了菜园,也在母亲心中播撒了希望。

夏天,菜园里色彩斑斓,许多蔬菜相继成熟了,青色的辣椒、红色的辣椒,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呈现出最辣的笑脸;紫色的茄子饱满透亮,彰显出成熟的气息;红色的西红柿像一盏盏彩灯缀满枝头。菜园南面的藤架下伸展出一根根纤细的藤蔓,一条条或弯或直,或粗或细,形态各异的黄瓜缀于其上,让人不由得赞叹不已!古诗亦云:“菜地黄花显尽华,绿藤牵挂嫩青瓜。清新甜脆心犹醉,滋润面容面似花。”绿色的豇豆蔓迂回曲折地缠绕在木杆上,以不屈不挠的姿态向上生长着,酷暑炎炎,母亲以不疾不徐的脚步丈量着这无比熟悉的土地,以不躁不怨的心态对待这朴实的土地,晨曦里霞光中映照出母亲穿花拂叶、殷殷浇灌的身影。母亲把杂乱无章的生活,过成了一首意韵悠长的散文诗。

在母亲眼中,屋后那空旷的蔬菜园圃里竟蕴藏着自然的无限奥秘,变幻着岁月的光影流年,催生着生命的神奇变异,繁衍着诗意的流光溢彩。

我知道,母亲的桃花源在菜园,更在自己心里,那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而是沾染人间烟火气、幸福安详的每一个日子。

投稿邮箱:
zzfkwy@163.com

说到吃藕

宋才莲



入了冬,这一向,吃藕的次数多了。老伴买回的湖藕去泥削皮,切成块,放高压锅里与“压”得差不多的筒子骨同炖。一大锅藕汤,除餐桌上做汤菜食之外,预留一些供早餐就汤下面,鲜美,原汁原味强于面馆的。

而我最钟情老伴买回的莲藕,两节藕节,每节四五十毫米直径,长一两百毫米,洗净掰断一节去蒂,管它七孔九孔的,连咬带嚼不歇气,解馋。看它的藕断丝连,想它的出水的莲花摇曳生姿,思它的莲茎下潜泥恶劣环境中的生存不易,掂量它的小队伍般的长长联结,一一予我诗意的快感。

莲藕,胖嘟嘟的洁白,如玉。老伴懂我,常切丝下锅即颠锅翻炒,迅速佐以红辣椒丝条及青葱细段出锅装盘,下酒就用它了;有时也溜藕片,锅铲扒拉中喷点醋撒点糖调点水稍稍焖片刻起锅,碗盛了,筷子去夹,竟滑脱不稳,汁液黏稠;间或藕丁焯水后,堆砌盘中,洒洒香油,一丁一丁送酒,劲脆爽;但,它们怎么也比不过水煮藕片,待汤汁白中泛绿青花瓷盆装了上桌,虽纯素却胜似高汤加工,哪有不光盘碗的,想节约都难。

老伴的绝活当属女儿们来家热闹时,制作酿菜——藕夹。是日,她将买回的十几斤莲藕,洗净,削皮,去蒂,把一节一节切成二十毫米左右厚的片状,于每片侧中楔一深至多半处刀口,尔后将干淀粉涂抹藕片内外,再浸泡盆水中,须臾捞出沥干,杂质随淀粉去除,放入网篮备用;接着,将三斤左右七分瘦三分肥猪肉砧板上持刀剁成肉泥,海碗盛了,放入盐与味精与姜末,搅拌,作馅芯备用;又取一大盆,按比例放入面粉、淀粉、泡打粉、鸡蛋黄、芝麻、盐、味精及猪油等,用手抓和,其间添加适量清水,直至捏一撮自上向下顺溜成线,妥了,搁一边作挂浆备用。上锅,倒精菜油待油滚沸便调至小火;于是净手,用汤匙舀了肉馅

塞进那藕片夹层夹紧实,再将其投入挂浆盆中裹满包浆,立马轻放油锅内煎炸,油花围绕藕夹歌唱,炸至双面七八分硬时,摸长筷子夹出,沥瓢中沥干油,放入大盆堆成小山样,谓之“初炸”。老伴显摆说,吃的时候,再二次入锅煎炸,吃多少炸多少,记得炸到藕夹两面酥脆、色泽金黄、里嫩松软,方出锅沥油,装盘,跟味碟载的醋、剁椒、面酱等上桌……听罢,岂不垂涎欲滴?不过,在我看来,老伴制作酿藕夹的程序太复杂了,而她却能化繁为简烹饪艺术,令我这个外行挺佩服的,厨艺乃她的强项也。

另,你若奇怪海碗中剩下的肉馅她如何处理?告诉你别急,老伴每次做酿藕夹时,肉馅多剩些,为的是捎个“搭头货”。她将买回的红或绿灯笼辣椒洗净后,水果刀给大头去蒂削成一截锥形伞盖,掏空辣椒内脏,塞填肉馅,盖密辣椒盖子,摆放盘中淋上蚝油,入蒸锅,七八分钟后,酿辣椒与酿藕夹标配,就是你的最爱了,两个字——好吃当然,若还余下些许肉馅,她便侍弄成蛋饺或水饺扫尾。

每次女儿们餐后,老伴必将打包的酿制品让她们带回各自小家去。听老伴介绍说,酿藕夹富含高铁质和钙等微量元素,有益身心。我不求甚解,反正只知道大人小孩都爱吃,自己吃是“家常菜”,客来了客吃就是“宋家招牌菜”。

眼下已是腊月了,老伴又在谋划,庚子年的年提心吊胆没过好,这牛年春节过得隆重些。她说,过些日子做酿藕夹,馅用猪肉为主,兼用些虾肉、鸡肉、鱼肉的,玩出几个花样把你们看。

说实在的,有了老伴的劳神费力,叫我如何不好这一口呢?

我喜欢舌尖上藕的各类品相的舞蹈,尤其有酒伴之。

◎ 随笔

盼雪

黄金云

每到冬天,想着昔日大雪飘飘洒洒的风采,总是对大雪有着一种期盼。似小时翘首以盼慈爱的外婆出现在村口,抚摸着我的头,牵着我的手;似盼望远归的老友如期而至,来一次久别的重逢,然后斟起家乡的老酒,不醉不归;似等待心仪已久的女子,对坐半山亭,来一次深情的约会。从儿时至今,这种固执的、天真的痴念一直不变。

老天对湘西特别是张家界,特别青睐。每年,那里的雪下得那么厚实,铺得那么舒坦,冰封了高山古木,那里成了南国的典型的冰雪世界。

可是,株洲呢?老天忘记株洲也是湖南的吗?每到冬天,人们储蓄的热情已久,抵御严寒的冬装已备,只等大雪从天而降,扑面而来。但株洲的雪来得就是艰难,有几次,终于,飘洒了一点,人们以为今年一定有一场大雪。可是,老天却似撒了一点薄盐,似撒了一点胡椒粉,转身把雪带走了,不管人们翘首以盼,不顾人们黯然神伤。如一场大戏,刚敲了开场的锣鼓,吊足了人们的胃口,突然说主角不演了,主角没来就走走了,让人感觉不但不过瘾,还让人好生失望。

2008年,老天按老套路出牌,首先下了大雨,那是前奏。急剧降温,山上、树上、路上,先是结了一层冰,那是预告。然后一场大雪,大雪开启。坚冰作铺垫,大雪便有了后盾和底气,雪落而不化,一夜之间,山已成雪山,树已裹银装。冷风摇铃声中,树木嘎嘎作响,戛然断裂,满街残枝败叶,交通阻隔,行人步履维艰,猝不及防的人们,无心欣赏似蝴蝶飞过的雪花舞姿,似棉花飘过的雪花的洁白,似芦花飘拂的轻盈。只在那一年,在停电停水的困惑中,留下了那场冰灾的刻骨铭心的记忆,留下一首那场大雪的忧伤的歌。

小雪也好,大雪也罢,不管你来也不来,不管你温情脉脉还是冰冻三尺,你在我的心里,永远占据着记忆中那美好的一席。

儿时,大雪封山时,门口坪里,屋檐下都堆满了雪。父亲忙着打扫积雪时,我却忙着堆雪菩萨。在我的央求下,平时严厉的父亲,竟

然把雪堆在一起,和我做了一个巨大的雪菩萨。好大的黑眼睛,那是木炭嵌嵌的;脖子上系了红领巾,那是从哥哥的书包里摸出来的;长发披肩,那是善于木雕的父亲,用稻草缀成的。我的童趣点燃了父亲的平日生活重压下的快乐。原来,父亲也童心未泯。因为底座厚实,即使太阳来袭,那个雪菩萨也稳坐坪中,毫发无损,依然皮肤白皙,双目含情。当众山抖落最后一层冰雪时,雪菩萨化成一个雪球,延长了我对冬天的留恋。最后,在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雪球悄悄地融化了,渗入地下,滋润了我家门前的土地。与我们相处一月之久的雪菩萨是有灵性的,化作绿色,藏在小草中,趴在菜叶上,爬上树梢头,向我们微笑。

有一次,大年三十,我们已经准备吃年夜饭时,山上不堪重负的弯腰驼背的树木,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那是大雪与树木对阵后的战场,杂树、松树、油茶树等,有的连根拔起,有的成了断臂将军。特别是油茶树,那一根根枝条该结多少油茶啊!山里人是最不愿意听到这种声音的。但对于山里人,又是一次砍柴的好机会。那些断掉的树枝,我们平时是舍不得烧的。我们烧火做饭,基本上烧茅草,哪里有什么硬的树木烧?准备好久,积攒了一些硬的木柴,就为过年这几天烧的,柴火旺,灶膛红,既方便快捷,又图个红红火火的吉利。而且,那些断掉的树枝,可以卖得好价钱!

父亲叫上哥哥和我,拿起柴刀、绳子和扛担,鞋子上绑上草绳,踏着没膝的积雪,爬到山上。在雪水和汗水中,我们都砍好了一担柴。下山了,父亲和哥哥都挑着将近200斤的木柴,每一脚踩下去,稳稳当当,那可是冰天雪地里几十年练就的功夫。12岁的人,那担柴也有100斤左右。我跟在后面,想学父亲他们那样走,可是,只能半挑半滑溜,几乎是滚下山的。出门时缩手缩脚,下山上时浑身热腾。父亲说,把柴送到大队窑厂,回来吃过年夜饭!那天,我们三个卖的雪冻柴,竟然换得了20元钱,当时可以买28斤猪肉!

想也罢,不想也罢,大雪终究没来,也未知何时来?